



姚鼐故居仅余两进,看上去相当破败



# 姚鼐的大树

□快报记者 陈曦/文 路军/摄

大多数人对姚鼐并不陌生,他与方苞、刘大槐并称“桐城派三祖”,在中学课本里,我们都读过他的绝世好文《登泰山记》。

相对于方苞和刘大槐来说,姚鼐更像当年周游列国、传道授业的孔圣人。他也曾在朝为官,只是因编《四库全书》与大名鼎鼎的纪昀闹了矛盾而辞官。此后,执掌教鞭长达40年,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、江南紫阳、南京钟山等地书院,八十高龄时仍然倚床为弟子批改文章。他提出了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理论学说,统一了方苞“义法”说与刘大槐“神气”说之间的矛盾,同时也调和了清代乾嘉时期“尊汉抑宋”、“张扬理学”的治学主张。以至于有人惊呼:“桐城家法,至此乃立,流风余韵,南极湘桂,北被燕赵。”可以说,姚鼐奠定了桐城派“立家法”的导师地位,如果没有姚鼐,“桐城派”绝对不会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。

南京是姚鼐的第二故乡,南京的风土人情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。他说,“金陵之俗,长于议论,短于有为”,是说南京人喜欢夸夸其谈。他又说,“金陵士风,素以慕势为耻,不工于机缘钻刺,故巍科既鲜,贵仕亦稀。贫贱之交忽焉荣显,则望望然去”,是说南京的读书人故作清高,酸气冲天。但他敬重诗坛盟主袁枚,常邀他一同登山观景,探讨诗文技艺。袁枚去世后,他力排众议,亲撰《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》。嘉庆十六年,姚鼐以四品顶戴刑部郎中銜挂帅总修《江宁府志》,把对南京的深情倾注在了地方志中。1815年11月3日,姚鼐卒于钟山书院,时年八十有五。去世前3个月,他还应邀撰写了《莫愁湖风雅集序》。

虽为一代文宗,但一生漂泊,姚鼐遗踪难寻,遗物难见。在其故乡桐城市区内,仅存一棵他亲手种植的银杏树,系其书屋“惜抱轩”之宅树,但书屋却早已踪影。

位于南京市秦淮区门东张家街陶家巷5号有一处老宅,2007年经文史专家考证确定为姚鼐故居,现如今,当我们寻访到此时,宅子已然相当破败,到处是残垣断壁,空气中弥漫着粉尘的味道。让人意外的是,一位自称姚鼐后人的中年人依然居住在这里。他叫姚克强,他说搬迁手续都已办好,“但我不敢离开”。他牵挂的不止是祖宅,还有一棵古树。狭窄的天井里,那株挺拔的古黄杨树从房屋之间的空隙间执拗地伸向天空,树上挂着南京园林部门颁发的红色标牌,上书“黄杨树,树龄200岁 编号787”。在姚克强的记忆里,这棵树从他记事起似乎就没长过。后来请教了专业人士才知道,原来是生长速度非常缓慢的小叶黄杨。如今,南京城内如此长寿的小叶黄杨不过七八棵,分布在总统府、毗卢寺、乌龙潭等地。但是他家的这棵树明显比碗口还粗,堪称南京小叶黄杨树之最,极有可能是姚鼐当年亲手栽种。据称,安徽方面获知消息后,曾有意出面保护。

姚鼐是个清高落魄的文人。陶家巷5号,跟它当年的主人一样落魄。它接下来的命运如何尚不可知。



这些檐头的瓦当也该有两百多岁了



姚鼐旧居位于陶家巷5号



碗口粗的小叶黄杨挂上了保护牌